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微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荀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數陳往古稽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倏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心愜文舛則意忤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數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或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曹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自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爲十二卷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

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
年十二月也楊倞序

荀子目錄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儒效篇第八

王制篇第九

富國篇第十

王霸篇第十一

君道篇第十二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議兵篇第十五

彊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正論篇第十八

禮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大略篇第二十七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上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子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醴酸而蚋聚焉。

馬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_{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驎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_鼯鼠五技而窮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魯已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

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專以偏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持將學。雜職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踐徑也。若繫表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殮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也。問格苦者勿告也。告格者勿問也。說格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修身篇第二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當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諛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諛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嘯嘯皆咎。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達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優。食飲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達庸眾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謫。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難進曰促。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眾鶻散則刻之以師友。怠慢僇棄則炤之以災禍。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

心之術也。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急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辟違而不慙，程役而不錄，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弃。行而供冀，非漬淖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駕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遂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遂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跬步不休，跛鼃千里，累土不輟。上山崇成，厥其源，開其漚，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鼃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鼃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通，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人無法則佹佹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

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
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
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
舍亂妄無為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責自安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此之謂也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如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偷儒憚
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祥少者矣
雖陷刑戮可也老老而壯者歸焉不窮窮而通者積焉行乎冥冥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人
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然而血氣不情勞勩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君子
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然而血氣不情東理也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
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
以公義勝私欲也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譽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
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
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

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此之謂也。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湯湯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縛搏絀。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妬嫉怨非。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君子寬而不侵。廉而不剋。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善。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憚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通而類。愚則端慤而法。見由則恭而止。見聞則敬而齋。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遠。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擅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見由則亢而倨。見聞則怨而險。喜則輕而翔。憂則挫而懼。通則驕而偏。窮則奔而僂。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為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

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破之以治。人汙而修之者。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
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修汙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
不為汙矣。君子挈其辯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
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漘漘。受人之域域者哉。君子
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
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
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
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
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
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
唯所居以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
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
是何邪。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
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揆天下之要。治
海內之眾。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
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

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若是則可謂慤士矣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姦人將以盜名於晦世者也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鮑不如盜也

榮辱篇第四

憍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當為屏却也五兵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快快而亡者慙也察察而殘者忤也博而窮者咎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泰之而俞瘠者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刺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刺行也此小人之所獲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虎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如也凡關者必自以為是而以為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闕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人又誅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人之有闕何哉我甚醜之有狗彘之勇者有曾益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彊憚憚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為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東取而振猛貪而戾憚憚然唯利之見是曾益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儼赫者浮陽之魚也怯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挂於患而欲護則無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學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

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夫天生烝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悌原憲。鉤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格優。是其所所以危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熟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仁義德行。常安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慢

突竄常危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凡人有所一同。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也。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吽吽而唯。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粢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瞠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無嫌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懸也。幾直夫芻豢之懸糟糠耳哉。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人。告之示之。靡之懷之。鈇之重之。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開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曷